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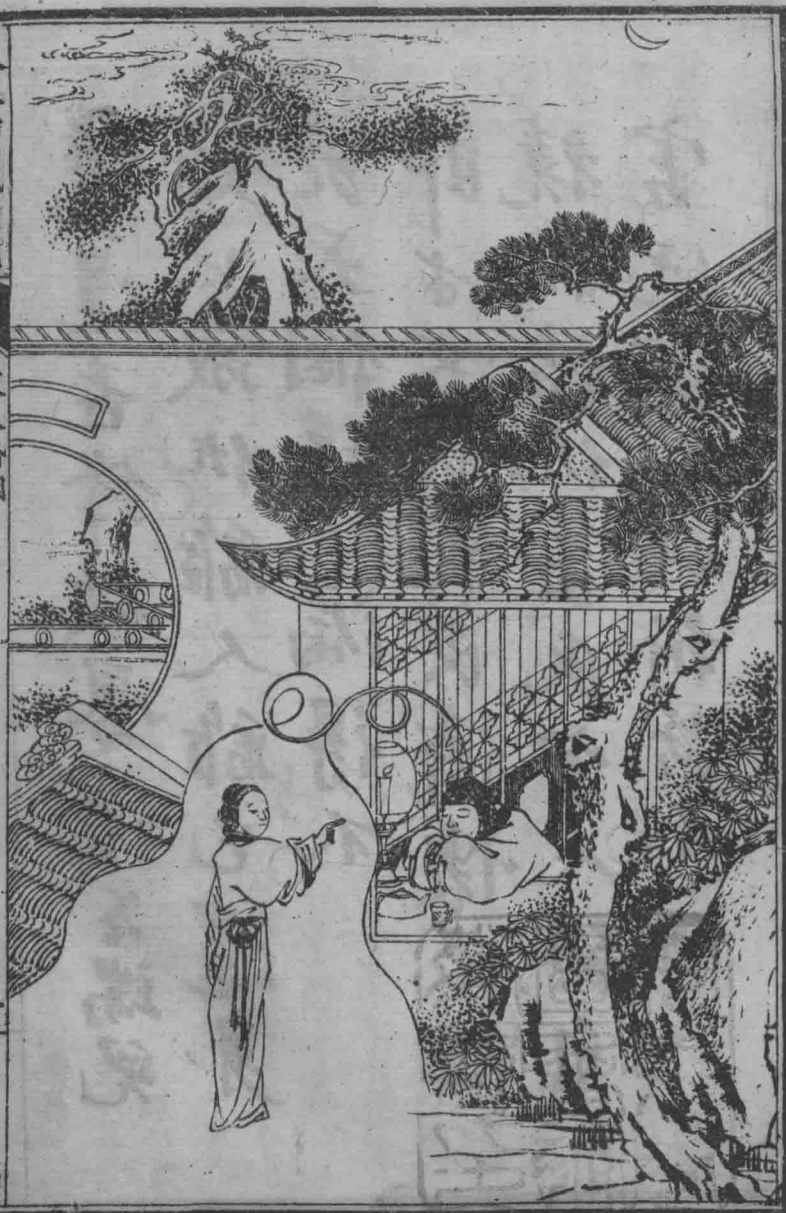
太上寶筏圖說

施善昌書

省







纜逞舌鋒破鳳傳。各端兒
婦亦成仇。離人離已還身
死。天網恢恢。漏得不
郎才女貌。實良儔。懷恨阻
撓。枉結仇。孟氏害人終自
害。迂儒到此折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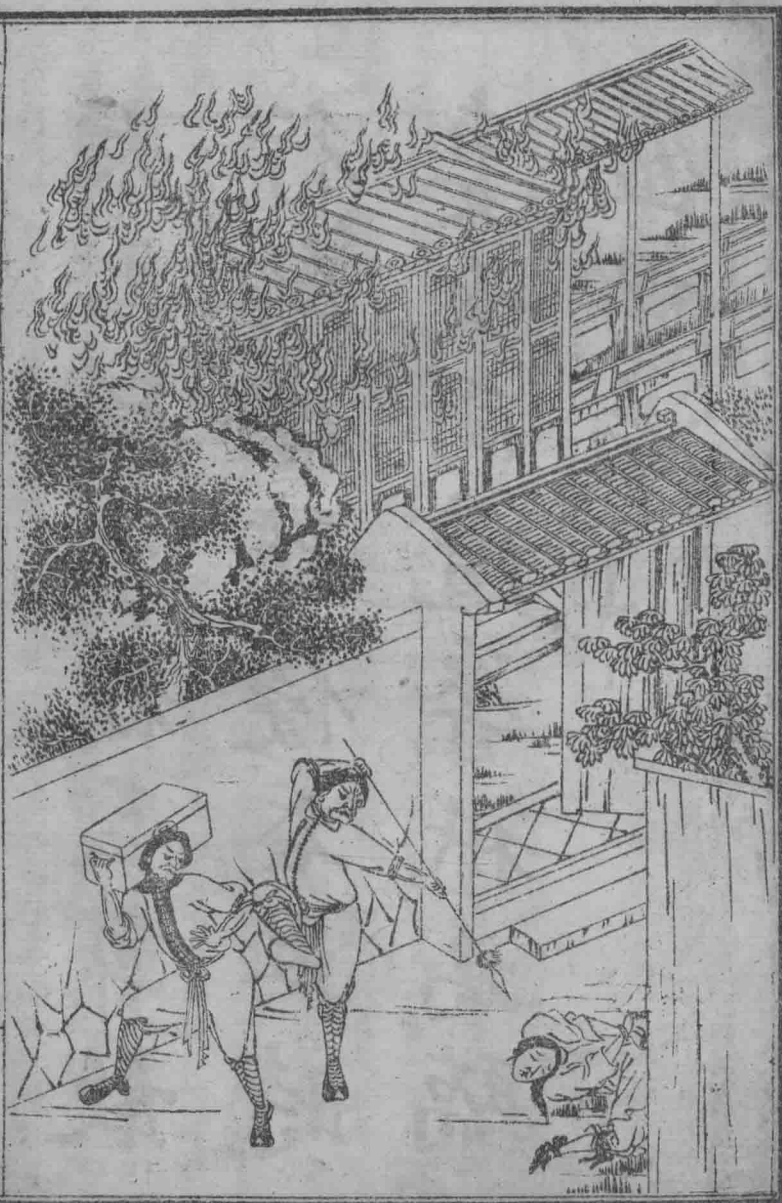
破人婚姻。

註破有數等。有百計非毀。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破於將合之際者。有起釁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乖室家之好。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盡生平之福。一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案江南風俗。富家大室。最重將女許配文士。每當歲科兩試。貧儒紛紛得婦。有富室徐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眾。徐欲得佳婿。求婚者概不許允。一日迎新秀才。徐於大門垂簾。令妻女觀之。見有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望之如玉琢人。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回謂其妻曰。適所見之生。為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皆居第一。多才博學。人人愛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心竊喜。次日。即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宦裔。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亦係富家。曾求徐女為媳。徐嫌其子蠢陋。拒之。孟因此懷恨。適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眾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腳大而醜。且有多露之譏。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吾兒作伐。生父係迂儒。聞此言。竟不審量。遂毀前議。女知流涕。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裏衣密縫。告其母曰。

一與之醮。終身不改。雖李家負義悔盟。女義無再適。聞奸人言女腳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使衆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飾說。並可滌不正之名也。遂登車而去。南方娶婦之家。鄉隣皆得看新婦。謂之鬧房。生與莊宅不遠。聞醜女過門。偕衆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驚異。失聲女見生來。注目良久。兩行泣下。生亦哽咽。恐涉嫌疑。掩面遁去。是夜女粧瘋顛。不肯成親。絕粒七日。而香消玉碎矣。孟為蠹子娶婦。家室不和。常相反目。一日新婦對鏡。曉粧蠹子從窗間潛窺。見一綠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刀。祇得新婦一人。尚修眉未竟。自此終日相鬧。不啻仇敵。遂致離婚。孟夢女塞其喉。醒不能言。指口而死。生後躋膺仕。亦終身不立正。

附唐臯。號心菴。歙縣人。為諸生時。以文謁郡守。守每夕見臯來。前有金絲燈籠相照。守因器重之。然未明言其故。忽一夕來。前無燈照。守異之。因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毋隱。臯始憶有負人錢者。將妻賣償。奈無代筆。以一金託臯。遂為作券耳。守因出一金。囑臯曰。子速還其人金。誘彼婚書裂碎之。臯如守言。毀前所寫婚書。入謝守。而燈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臯明言其事。正德甲戌。臯年四十六。狀元及第。感應篇集註。



太上從來稱至尊。敢
行無禮肆侵吞。異時
妻女同遭辱。祇為驕
盈禍滿門。



苟富而驕

註苟富謂僥倖而富也。或得無主橫財。或佔無嗣恒產。或放債取利。刻薄成家。或設局誘賭。陰險創業。諸如此類。雖富尚難保守。况復驕淫誇佚。樂放縱。凌鄉里。慢親友。以自取禍患乎。

案胡勝士出身屠傭。善謀財產。暴得發跡。家貲數十萬。黃緣為郡伯。因狂妄為上臺所惡。不安其位。告病家居。恃其豪富。盛氣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曲。隨侍眾僕。俱各驕侈。橫暴不循理法。胡常乘轎出里門。見人不超立。即命僕按倒亂打。怒罵而去。一日往姻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敝。胡顧而叱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士人。不平羣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士人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雖取尚齒之義。其實暗藏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便佔廟地為圍園。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臭村牛。驟享頑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吃百日苦惱。命力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即患瘡癩。累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盡其方術。俱不見效。捱至百日。方得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歷受拷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其妻。僅得完欠。又被驅逐。不與田種。某因失業無家。遂

入盜夥。心懷宿怨。聚眾數十人。各執器械。乘夜打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勝士。盡劫貲財。其妻媳與女。俱赤身擲縛。擲卧街心。使眾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盡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為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錫。

附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巨富。日尚奢侈。以雞鴨為不足適口。以綾絹為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成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悔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減。尋死。有一子名馨哥。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十年。裸背行乞。覺世篇註證

順治閒。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食饕餮。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貧。以出入貴宦家。賺其貲。盤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罰為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身傲客。故令罰我曲背。又嘗頤指氣使。受人諂奉。故今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鬮一勺。故今罰我饕餮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托生為犬矣。感應篇集註



卑賤脂韋豈奉心。祇
因鮮恥便沈淪。濁朝
雖得居高位。聖代焉
容有獸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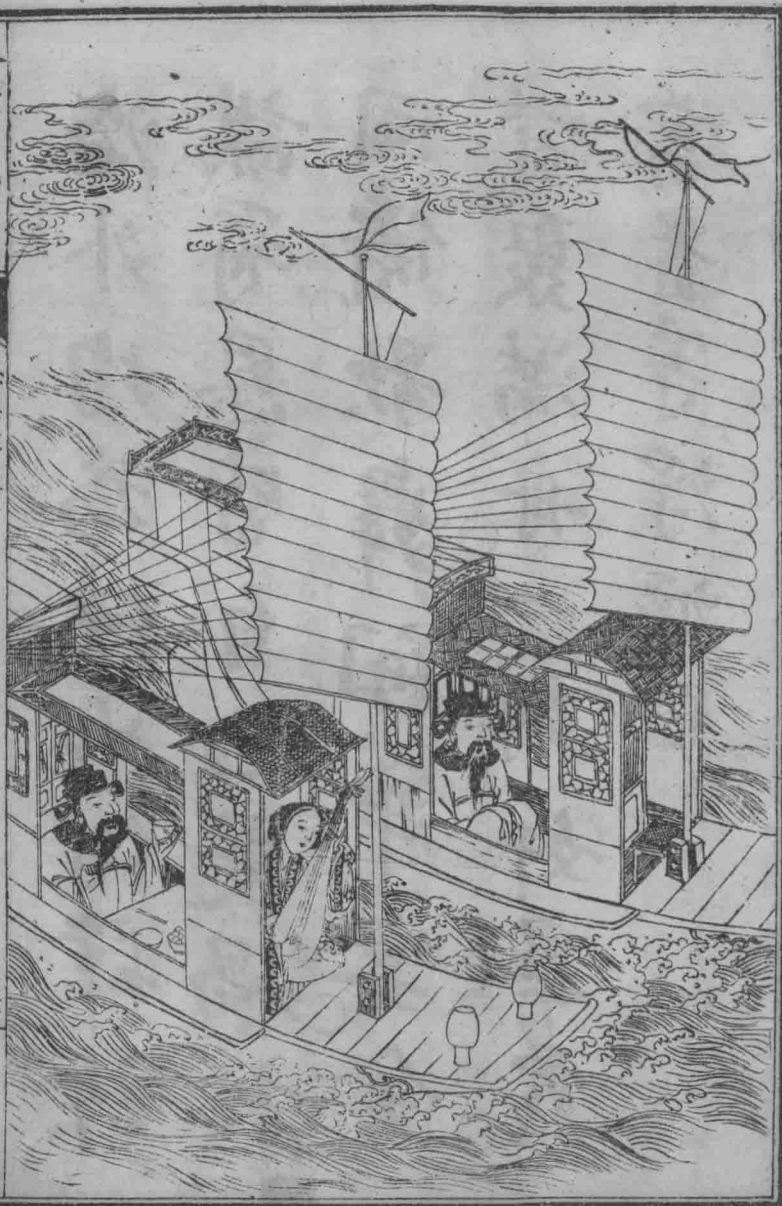


苟免無恥

註苟免者。倖而獲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故生不苟殉。死不苟免。如疆場之臣。當衝鋒陷陣。果有濟於國事。何愛其身。臺諫之臣。當批鱗除佞。誠感悟乎君心。何辭九死。若一遇患難。掉尾乞憐。偷生免死。畧無愧心。國家何用若臣為乎。

案蘇威字元畏。為隋煬帝近臣。帝恃才。親視班聯。於威獨加尊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威不能仗義討賊。反上箋。首先勸進。得為前軍都督。化及僭位。實威成之也。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及王世充僭署太師。每出。威望塵而拜。卑污苟賤。無所不至。世充雖加任用。心實鄙之。秦王李世民。平世充之亂。坐東都。威請謁。稱老病不能起拜。王不令進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一切逢迎。遂令生民塗炭。君死國亡。又偷生倖免。歸順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等。皆不辭。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何不歸田。為數亡主終守臣節。我處皆少年新進。志懷忠義。若容公入朝。恐若輩學壞也。無勞相見。威聞此語。毫無羞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憤悒而死。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海外均為使。如何肆詐
謀。有恩皆自己。畏禍諉
同儔。歌舞開華宴。金
貨聚滿舟。一朝奸畢露。
富貴等浮漚。



認恩推過

註恩非己出。而冒認為己。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無過而我究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乃小人之過失。天理所不容也。

案前朝周璧與吳魯瞻同官禮部。奉差至瓜哇封王。周為正使。吳為副使。吳博辨有口才。周厚重少言語。時瓜哇歷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封典未行。嗣王得膺寵命。分外優禮。吳恃其唇舌。云朝廷恩典皆已奏請而成。王信之。一切餽送靡不從厚。周祇循例薄贈而已。事畢將旋。王各送一舟。吳所得盈千累萬。且違禁帶其國歌童舞女為長途耳目之娛。一日至關。例應盤查。吳知周柔懦可欺。過其舟。給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易。庶足以壯觀瞻。別正副也。周不知其詐。從之。果為權使查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違禁攜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據實上奏。帝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諉卸於周。周天性緘默。不能分辨。且已現居其舟。亦無從置喙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晉侍郎。後三年。瓜哇嗣主來朝。奏謝曰。陛下聖明。恩及遠臣。副大使吳某從中。五成贖典。實出

格外帝曰前此之封皆朕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餽二使實數王以底薄進則周枉認之贓皆吳物也始知其認恩推過實屬奸狡立置重典周原官起用

附宋王曾為相時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併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不認恩者曹彬與王全斌伐蜀斌殺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鞠勸公自誣服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感應篇集註下同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公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雇傭除道修路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通溪入震澤邑人爭來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享年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此非惟不認恩而又能善施其恩者也

嘉靖中萬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隔省遠當時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詐謀畏禍。脫漕糧。年
少孤兒。命即戕。此日
受刑。身死處。當年業
債一齊償。



嫁禍賣惡

註嫁禍者。我做非理之事。患害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餌以名。或誘以利。使他隨我術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爲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賣惡者。事本自我主謀。却使他人做去。代受唾罵。是猶以所做之事爲貨。而賣與他人也。故謂之賣惡。設心既險。受罰必大。

案明朝旗丁連糧。最是苦差。一值簽及。雖素封之家。立見破敗。故視糧艘爲畏途。有蘇州鄭心如。籍隸旗伍。一日至松江販布。在行中閒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履齊楚。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爲誰。行主答曰。此鄰人鄭寡婦之子。家道雖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來索租錢。心如善畫。平晌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緻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貫原是雲間。與君係一家。取蘇綾二疋。使歸奉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往拜。心如舉動豪華。言詞敏給。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爲叔。心如呼婦爲嫂。往來親密。儼然共本同支矣。心如兄弟三人。長爲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盡。次爲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寡婦之子。載入意如名下。爲二房長子。己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簽二房。

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松。將子蜂擁捉來。申詳補役。寡婦不知。反求救於心如。心如給之曰。此衛書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曰。天唾罵某書。而不知爲心如之計也。踰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責。至十九棍而氣絕。硃票押令心如接頂。甫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卽子受杖之處。報應毫釐不爽。

附郭黃中知雲安軍。厲禁宰牛。夢神告曰。使君嘉惠此邦多矣。明日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罪不枉。詰旦。巡檢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捉獲請賞。蓋牛乃兵殺。而嫁禍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戒殺弭劫編屠牛未足。且屠人談笑藏刀。孰辨真。不是琴堂春滿抱。何由香界夢通。神。徐

太史詩

閻宏。山西人。財數十萬。勢焰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霸買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酷。後爲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覺世篇註證。



止而冒為有。空則傲為
盈。巧詐欺同輩。閭通攫
功名。一朝奸畢露。鬼域
現其形。所以玉蘊石抱
璞。甘沈淪。



沽買虛譽

註自古有高世之德業者皆名並天壤。豈有心求之實大聲自宏耳。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買求薦揚挾惠施恩刊刻碑記再如為士者義理實未達也好刻文章名節本未真也偏講聲氣甚而為假道學語錄盈箱坐享大名亦可恥之甚矣。

案偽名士宋繼濂人呼為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琅酷似趙雪松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為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為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為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真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故未得掄元主司猶咄咄抱憾會試亦因名重遂旋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曩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迨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真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

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拾諸地下。彼此抄襲。兩出不知。奏上。奉旨。如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尚可原宥。宋繼廉負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棄文。以為己有。無恥極矣。著革職。宋遂終身不振。

附富春大賈甯標。其子甯固。為邑諸生。濫忠孝之名。竊文壇之譽。貶駁人倫。輕侮師友。父子濟惡。謗諛上官。詐害平民。起滅詞訟。因而致富。崇正六年。直指梁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行。拿而固已逃諸楚矣。山田屋廬。妻妾婢僕。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為人許。告梁公訊實。一一給還。合郡稱快。固在楚窮困無所資。為人謄寫。復以詞狀誑人。被有力者數擊垂斃。自此恍惚如非。刑立至。雲雷下擊。安身無所。有識者告人曰。此逃生也。眾益薄之。越二年。遇眾鬼扭至州上。鬼笑曰。汝父子一生賊害人多。即兄弟親朋。俱懷一點惡心相待。今薄贈爾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共相變易之。為金雞之嘴。銅鈴之眼。斑斕之面。焦黃之鬚。棄之中野。譁然而去。固醒。悲啼入市。人皆以為鬼魅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饑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為鄉人所不齒。亦行乞而終。

感應篇集註



已造姦淫孽。天誅倖獲
逃。甜言蜜報德。咬面暗
藏刀。負義還如獍。忘情
勝似梟。牛頭來夜半。鬼
外鬼聲號。



包貯險心。

註貯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橫劍。笑裏藏刀是也。外則滿面春風。內則一腔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被中傷。此輩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慘也。

案前朝穆某姚某二人自幼同筆硯。相交最厚。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幽靜有花木。姚邀穆吟誦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男貪女愛。遂有桑中之事。一日穆因家務須歸。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牀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淫。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望報也。及姚登第。為滕縣尹。屢書邀穆。穆至任所。姚一見歡然握手曰。曩蒙兄愛。久未圖報。今幸得微名。宿願可酬矣。穆不便回答。但愧荷而已。送居僧舍。每有闕說。輒辭事小。未足償德。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講說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藏及赴鞫。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償。富家疑穆撞騙。供詞連及。差役至寓。搜出原贓。並穆申詳臬司。姚復用銀五十兩。賄囑隸役。斃穆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聞窗外有鐵練之聲。從者啟牖。見牛頭獄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攝至閻羅王殿。跪於階。

下見穆蓬垢流血與己對質。王切指呵責。命卒以尖刀刺姚頸。血噴丈餘而醒。次日其頸遂瘡。漸大如斗。日見穆來索命。頭斷而死。其臬司受賄皂卒。俱被追去。
附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秦甯。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感。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某胥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翼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意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為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即發。胥懼。賄門役以毒物入茶杯中。鄒即啗不能語。衆皆以為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本邑。以徇。而秦甯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為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嘗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傳有之。匹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為厲。況鄒君賢令乎。靈見白日。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為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為乎。況未嘗

無天子。

懸榻編節錄



濃淡清奇。體多殊忍。
將佳作。斥為瘡。至公
堂上無公道。後代兒
孫盡蠢愚。



挫人所長。

註挫。摧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造就。以盡其才。若反摧折之。成何心術。此較蔽人之善更甚。蓋蔽者。吝於援引。不為推薦之謂。挫則多方誣陷。使其人終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怨既深。天譴必至矣。

案前朝周立民。官為翰林侍講。欽點南直主試。南直乃人文淵藪。美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惡其高出己上。必多方尋疵。黜落之。而後快。簾官吳逢年。忿甚。抗言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臣之用心也。昔張乖崖鎮蜀。有參軍年老宜黜。乖崖見其一詩。特疏推薦。至今美之。明公為朝廷主持文柄。佳者不取。而劣者反收。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大加斥責。吳任滿。欽取進京。為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之處。歷歷陳奏。雖朝廷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為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畧。奉旨降三級罰。修邊城。帶罪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晝夜辛苦。賠盡家資。將城修理完固。帥俱不錄其功。潦倒邊塞。窮苦萬狀。吳後陞僉憲。奉命巡邊。周具長箋。備敘歷年功績。被帥阻抑。求為上達。吳謝而謂之曰。挫人之長。乃太上所深戒。帥之今日挫爾。何異爾之昔日佳文不錄乎。報應固如

是其不爽也。吾不記前怨。當為爾表白。遂據實申奏。周雖得釋。回鄉。諸子皆愚。魯不能繼書香。惟一孫聰穎能文。終身淹蹇。求青衿不可得。蓋云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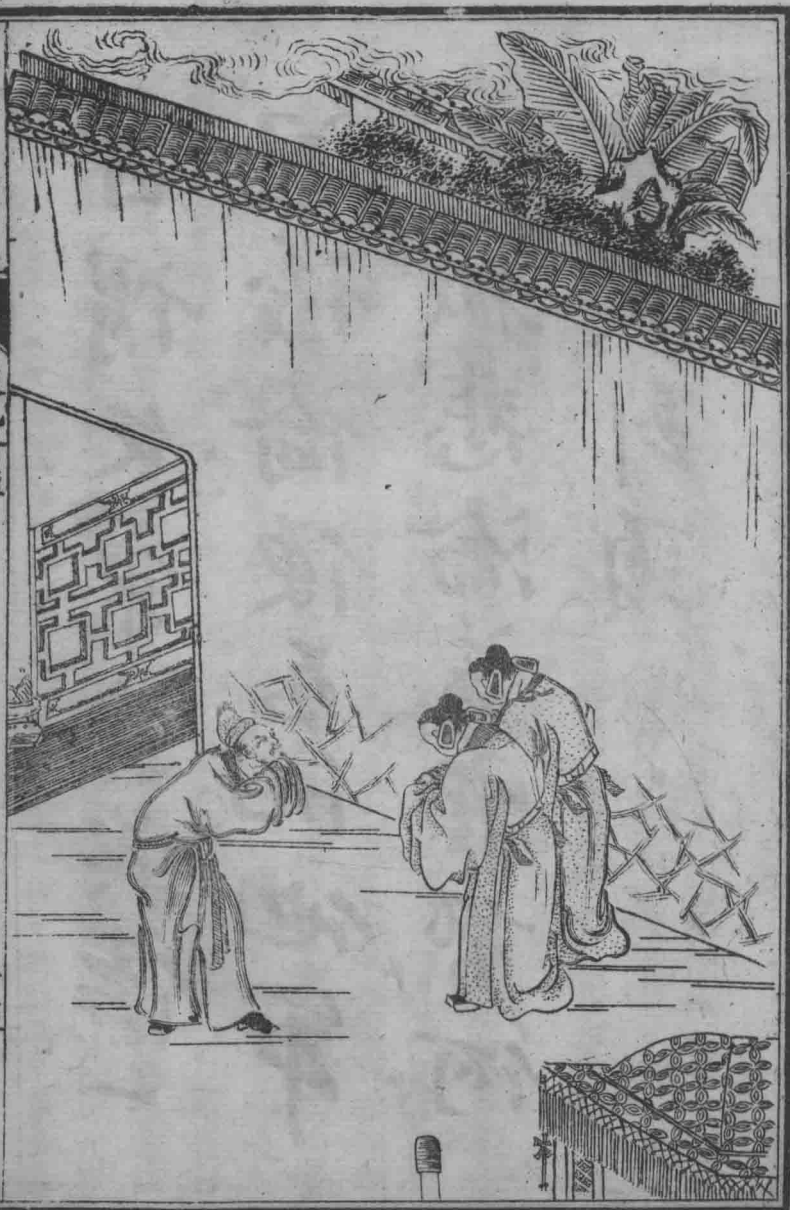
附穆修以詩著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一言阻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妬心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省課。約在棘闈中交卷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勝己。乃佯擠人叢中。墮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遂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第。桂香鏡

郭尚書贇初作賦有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謗語。後贇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感應篇集註下同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者。郡守攜狀徧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即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為備卷者。即訴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三



自謂文章莫與儔。一
聞議論便為仇。他年
失職悲淪落。官勢何
能使到頭。



護己所短。

註短者一事一行不如人處也。護者多方掩飾也。較知過不改更甚。蓋不改乃因循怠惰。尚有振作之時。護則認非為是。始猶欺人。終則自欺。是以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己一身。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勢宦而護奴僕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迨至養癰成患。悔無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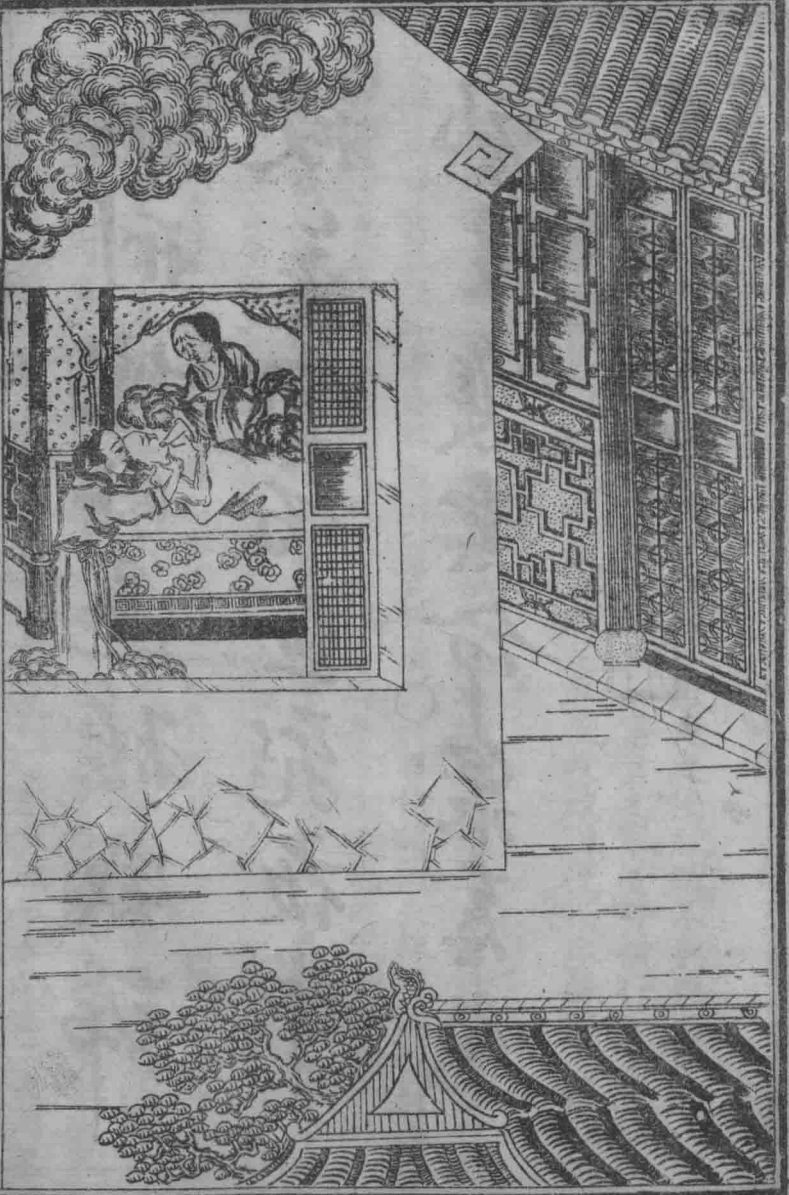
案前朝胡某劣於文。而僥倖登第。選東鄉知縣。人皆議其文字短處。即仇恨入骨。時名士艾南英評隲天下詩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政。艾一見笑曰。令郎若遇胡令作房師。則高發無疑。張驚詢其故。艾曰。至不通人。遇至不通人。自心心相印也。詎意是科。張子之卷。即分胡尹房中。薦而中式。謁見時。盡以艾之語告胡。胡拍案大怒。以艾名攬入大盜供中。申詳嚴拿。百計求免不得。忽有胡同年某赴京。路過東鄉。艾與之商量解釋之方。某曰。此君一生護短。今被先生嘲笑。雖蘇張之舌。莫能動也。先生既操選政。可速將伊鄉會墨。加以好批。刻入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聞中論曰。此地艾南英先生與年兄兩賢相遇。定然交成。莫逆。胡怒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即拏正法矣。某曰。無論艾先生決不為盜。縱有此不肖之事。年兄亦當念

知己從中援手。不宜自相踐踏也。胡曰：吾與盜何知己之有。某曰：年兄尚未知耶。鄉會佳墨，彼俱心悅誠服，列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己而何。胡不信，差人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父先生不為盜也。開罪多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前案竟得消釋。後胡審理案件，多不認錯，為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則護短有何益乎。

附令狐綯為相時，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以為訕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坎坷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柱香鏡

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朴時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為美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子孫貴盛。

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病廢事，公諷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卻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云：僚友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慰留之。



私刑擅用逞雄威。號
救無門枯血飛。夜半
風生凜索命。泉臺有
路一同歸。



乘威迫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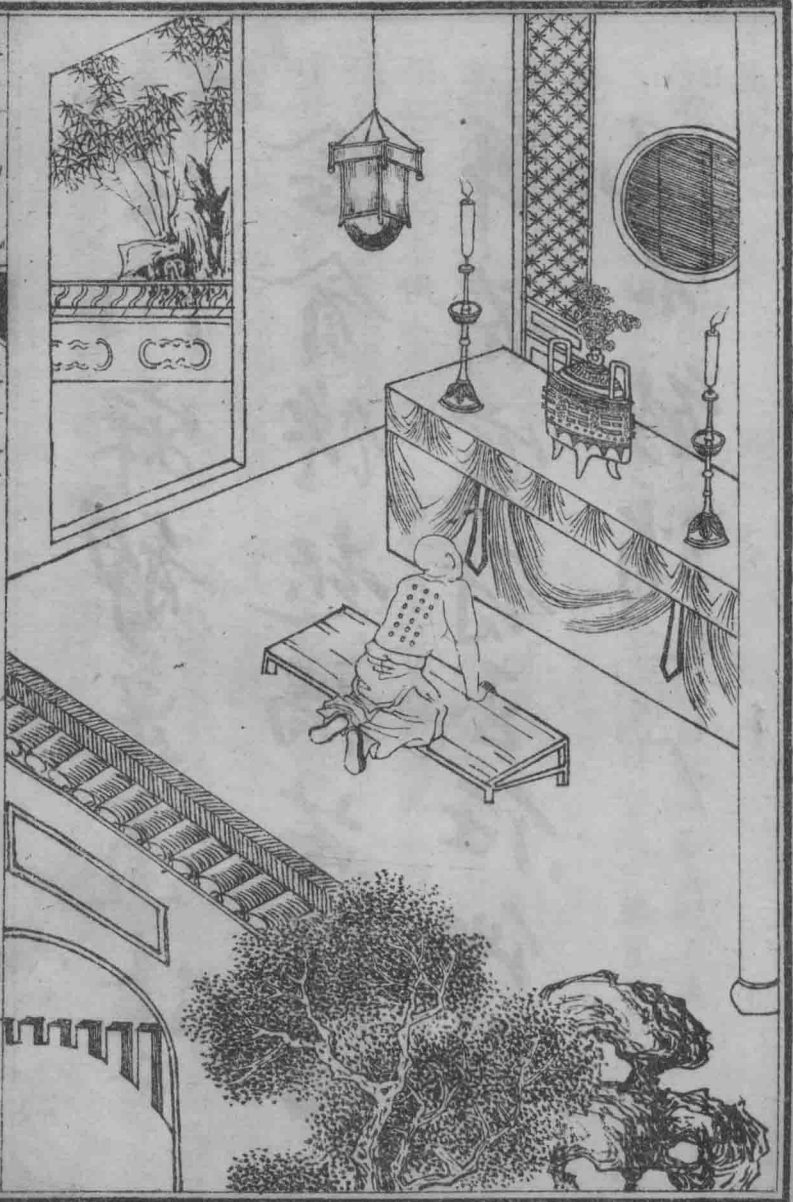
註乘威迫脇者。用威以加人。如為官者。囚不服。迫之使服。賄不與。迫之使與。以至興工役。則刻期取完。征稅糧。則任情敲朴。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迫之使從。產不售。逼之使售。以至追索債負。取足取盈。收斂租稅。錙銖務盡。人怨天怒。不受冥報者鮮矣。

案太原彭繼祖生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狠戾橫暴。不讀詩書。容慈祥仁恕。好學不倦。其母性嚴。鞭扑婢妾無虛日。皆寬贊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死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珠花值價幾何。答曰。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異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母素愛容。聞言頗動心。寬忿然作色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拶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藏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為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悞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隣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乃携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適問所言。乃暫緩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

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罄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過伯父謂之曰爾兄威逼二命陽案雖銷陰案未結速做好人庶免提拿醒以語寬笑而不信踰數年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即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之聲曰二官在此我等陰魂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饒恕二官宜速避不必為惡人討情容跪求許多做佛事超度鬼佯許之至五鼓容倦而歸寢寬忽從床上躍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為你說情否言畢以手勒項舌出寸餘家人報容飛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附薛公瑄素不為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妾甚艷振姪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因誣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謫事振究問已誣服瑄方為理少卿辯其冤屢駁還之王文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瑄怡然讀易以自娛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成贖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諫述其平生甚詳振意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鋌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報至京郝王令籍其家嚮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感應篇集註



空門寂靜足道。迨一
念貪饜起禍苗。三百
年前冤對玉。任他纏
况不能消。



縱暴殺傷

註殺者致之死地。斷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死。而肢體殘毀。去殺不遠也。兼人與物。言暴者殘忍之謂。縱者放軼之謂。秉生殺之權。而倚勢逞克。草菅生命。不遭顯罰。難免天誅。

案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闕行。見有賣狗肉者。忽動饑念。歸寺即遍身發熱。起毒疽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蔽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莫能治。僧自知係宿孽。乃負痛跪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爾識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為金朝叅領官。差我輩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當。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是何等冤枉。覓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為僧守戒。不敢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破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釋。暫饒爾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遂作陰風而散。

卷之六

...

...

...

...

...

...

...

...

...

...

...



剪綵為花首。眾英纏
頭百足等。閒粧。那知
午夜鳴機女。萬綫千
絲。始得成。



無故剪裁。

註此下四句為不惜物力者言也。機工織女晝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之用物有限當減損惜福勿輕為剪裁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相為效尤捐祖宗之世業日逐輕肥忘父母之饗殮爭飾紈袴豈知奢則必驕驕則必淫其不淪於敗不罹於法者鮮矣。

案前朝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貲無算豪華驕縱王侯莫比婢女皆衣錦綉奴僕俱着綺羅妻妾服用奢靡以綾纏足以帛拭穢毫不知惜家有聚景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錦作五畝之棚綵絲為繩聚姬妾百餘歌飲名百花同春會每歌一曲給絹二疋有客勸之曰昔寇萊公身為宰輔徵妓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冠聞之甚悔明公爵位不及寇公用度得無太過牧之大笑曰萊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剪綵為花綴於枝間敵即易去歲用綵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遭鼎革妻妾皆破袴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三千生命供盤匱。水
錯山珍未足奇。誰料
街頭行乞日。逢人叩
首孰為炊。



非禮烹宰

註事親養老。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不可盡廢。或烹小鮮。或宰大牲。但不可極口腹之欲。非禮殺害也。蓋凡人福命有定。省一分祿。必延一分壽。是以君子淡泊明志。福壽綿遠。若一餐而殺數命。一羹而害百生。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殘忍既甚。天罰必加。

案蔡京當國時。食用奢侈。以人乳喂猪。芝蔴喂鷄。鴨綠豈喂牛羊。用珍珠八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盤值中人之產。京猶嗔不美。無處下箸。其家人翟謙。字六吉。士大夫所稱雲峯先生者是也。費用無度。亦與京等。嘗歲終宴朝臣。約五百餘客。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鴨舌治之。美而且補。謙顧左右。微示意。逡巡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枚。客皆驚懼。有與謙相善者。戲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否。謙曰。有心請客。畏大肚漢耶。呼令速添。須臾。每客又一碗。客有投箸不忍食者。計謙此番宴客。因偶爾一言。傷三千餘命。其非禮烹宰如此。後蔡京遭貶竄。謙亦籍沒家產。金人擾汴之後。遂至貧無立錫。沿街叫化餓死。

相國寺

王府餘糧煮粥
接眾糧盡即止



莫道一盞飯。農夫汗血
成顆。皆至寶。粒。是
奇珍。得則腹斯飽。弗得
命斯傾。王黼殘五穀。灾
害及其親。



散棄五穀

〔註〕五穀。天地之所生。農夫勤苦之所成。書曰。食為民天。安可不珍護愛重之。散棄者。或在田而拋撒。或在倉儲而朽蠹。或投之糞穢之中。或委諸踐踏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種種暴殄。皆足以致凶荒饑饉之報。

〔案〕政和間。王黼以諂媚事徽宗。夙顯爵。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尚方品物。莫能過也。厨房隣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省微率沙彌輩。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曬乾。除大衆食用外。積剩十三囤。金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誅於貶所。遺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街求乞。有舊役見而憫之。仍呼為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婆子。官人佈施數文。稍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尊稱也。役曰。相國寺煮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偕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煮粥接衆。糧盡即止。僧省微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大尉口祿。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衆吃粥。一日。毋盃中飯粒。忽變為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盃。仍是蛆。尚蠕蠕而動。衆皆驚。省微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

怒累及其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緣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箸。即不復變。後母病歿。破衣中蟻虱攢嘍。以敝蓆裹尸理之。

附陳鑑父孟玉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飯一片在廁旁拾取滌淨食之是夕夢帝君白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尋生僖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其官母封一品夫人曉漏編

戒棘闡惜穀說 士人欲敬惜穀食無過闡中飯有存餘不妨帶出若與號軍在士子原是憐恤其飢餓之意無如為號軍者每不知愛惜飯粒食之不盡始則置於屋上遇雨盡入泥溝而炊飯之鍋切不可付號軍洗淨號軍洗淨必將鍋底飯粒傾入溝中至晚間則諸公小便及之矣奉勸入闡君子勿吝微勞每食畢問號軍取開水一盞入鍋數沸則鍋巴一齊俱下取而吃之不過兩三口耳而積福甚大何可以養生護命之物與穢濁污泥合為一處乎雲路欲登務依苦口全人矩矱

冬省貢院中每逢大比散棄飯粒目不忍觀為士子者當隨己之食量用米切勿過多食則不留餘粒庶免洗滌踐踏向號軍講明其故多加賞錢婉詞勸諭使知愛惜識者幸留意焉



為愛馳驅身墮澗。空將性命等閒拋。投胎馬腹償前業。受盡鞭笞孰與饒。不忍將人落險途。臨崖度費踟躕。一朝解脫皮毛去。再轉輪迴作士夫。



勞擾衆生

註上三句皆為不惜物力者言。連類而觀。則此衆生當指牲畜。如騾馬牛驢之類。是也。天生畜類。原為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繼。筋皮汗血。則勞擾其矣。各註衆生。皆指百姓。愚謂輕蔑天民。苛虐其下等句。已包此義。此句再指百姓。未免重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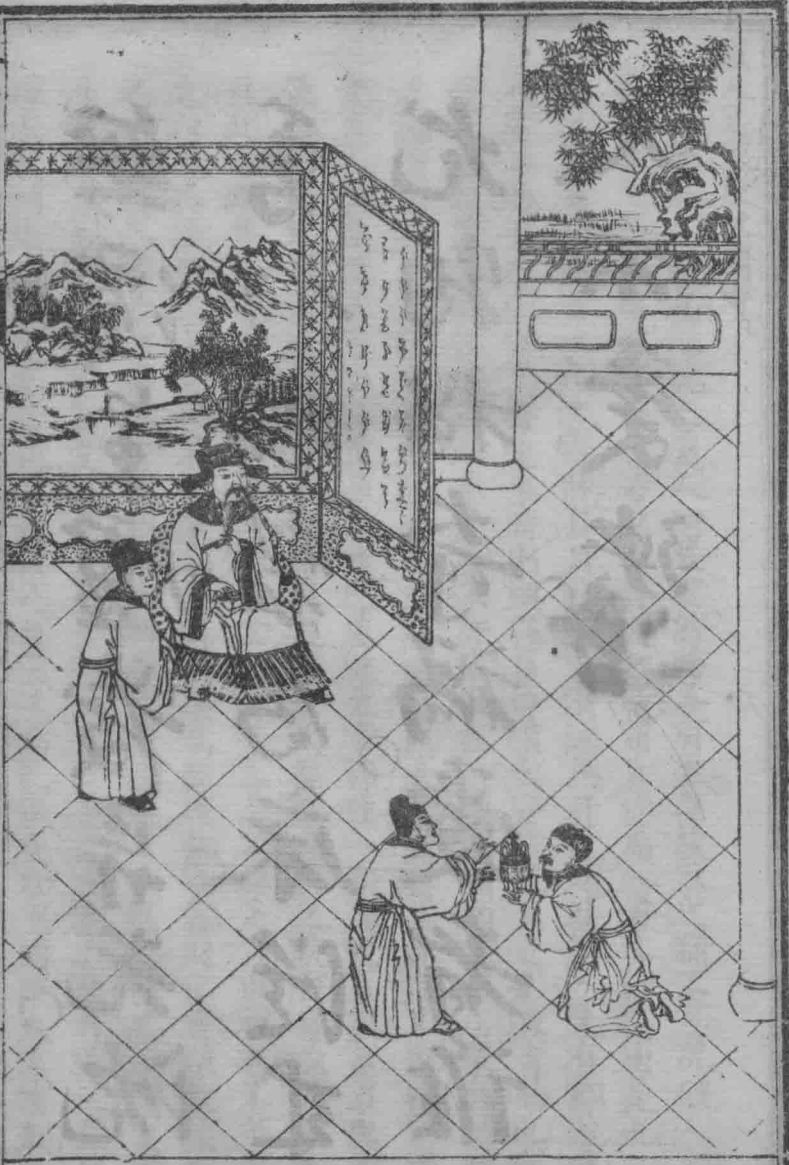
案昔有世家子莊姓者。性愛馬。廐多神駿。日至郊外馳騁。以汗出為度。謂不如是不長大。驃客諫之曰。馬過勞則病。曷不稍令休息。亦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吾不能以文章繼家聲。若不習武事。異日何能為朝廷出力建功勳乎。客不能對。一日莊乘馬渡澗。澗寬水深。人翻馬滾。並死水中。一靈無依。遂投馬腹。始則食乳。漸食草料。不年餘。驃次肥壯。馬主賣與驛中。晝夜當差。不得休息。辛苦異常。方悔前生為人。不惜物命。方受此報。常駝役過山。至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鞭策。莊口不能言。心中發怒。曰。我恐傷爾。爾反鞭我。不若投崖。與之俱死。方欲騰躍而下。忽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造此孽。益發墮落矣。遂忍痛受扑。緩步過險。役得無恙。是晚即見二陰差曰。爾難已滿。可隨

我行至一衙門有冥官據案而坐謂莊曰人物雖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眾生故墮衆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昭昭毫釐不爽喜爾發慈悲心不忍履危傷人一念功德宿業消除此去轉生當享洪福切勿再蹈前轍戒之戒之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為男子讀書發甲榜官至驛傳道遂上疏立法為驛馬均勞逸至今馬鞍下加軟屨乃其遺澤云

附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部郎中先匿其冊尚書項忠使吏遍檢不得劉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有何益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遇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皆集牛牽挽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咽悲嘆衆官使人迹之乃堰上數牛有流淚者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遇聞之大驚亟命減載未幾擢秩戒殺弭劫編

衆生勞擾孰憐渠五馬驕嘶赴任初堰畔不須頻喘月乍聞減載喜何如徐太史詩



無價金爐發異光。沈
香八尺製為床。從
成尤物招奇禍。愛
者誰人不愛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無故取之猶不可况破人之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

案江西厲輔國有八尺沈香牀夏月卧其中清涼無汗氣蠅蚊不入又有銅鼎重不踰二觔十二相皆具每值某時則烟從某口噴出皆成花鳥之形真奇物也巡道支友石慕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厲不許懷恨在心時厲開傾銷銀店家有鑪錘遂誣指為違禁私鑄率兵役籍其家厲聞風懷鼎遠遁支得其牀並家財猶不滿意差人四處緝拿必欲得其鼎而後已厲逃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支係鄉會同年厲懇其解釋主事曰渠為巡道子為部民欲與之抗何嘗以卵敵石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禍也不若獻之以遂其欲則差拿之禍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為朝廷命官貪財愛寶以致破人之家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將來報應必所不免子但拭目以俟之可也厲聞言感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支支得鼎大喜立刻銷差覆書主事云厲某可速回籍仍將家財判給厲回赴官請領十不得一惟飲泣而已後支任滿內陞太常有親王

知其藏有寶鼎及沈香牀二物。遣人索取。支造假者獻之。王驗其非真。大怒。尋事
中傷。問罪抄家。二物遂入內庭。

附海門崔鑽。以税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鑽變產以償稅。後王端
毅公為守。廉得其情。使鑽訟。對曰。鑽家已破。若訟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舉前金
還之。鑽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棘闈奪命錄

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乃奇貨也。邑令購之以餽權要。不獲。欲陷其罪。其族
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
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為
寶帶耳。遭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至京。
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
而往。要津果甚喜。囑直指按其事。邑令以故入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竟
快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家賊為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疽。肉潰。肺腸
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匿名詞。害某破家。故受此報。自以手撈出肺腸而死。感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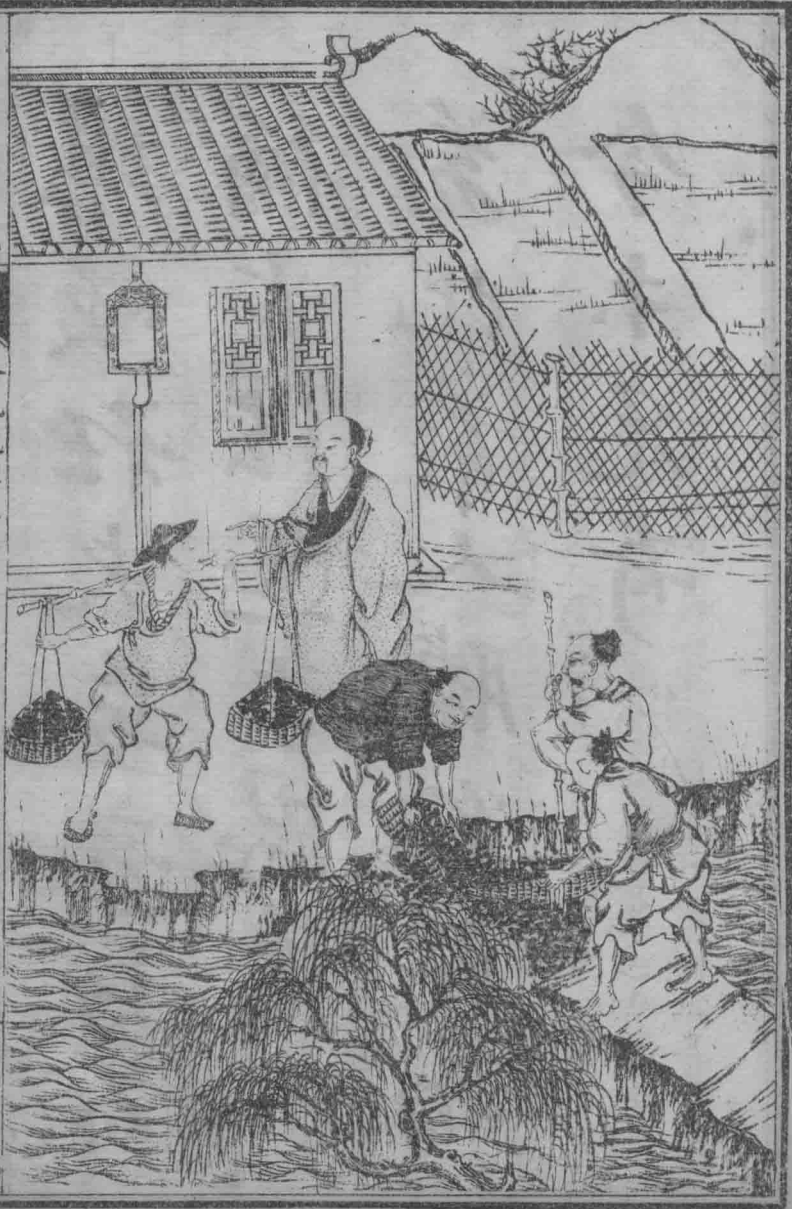
劫財殺命欲肆凶。弃
伴宵行竄遠方。魂魄
被褫逃不得。分明有
跡總茫茫。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註禍之最慘烈者莫如水火。虐焰之所焚燬，洪波之所漂蕩，老幼丁口，衣飾廬舍，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孑遺。見其危者，正當設法救援，而反決之，故之其罪彌天。萬劫不赦，至地方長吏，有禦災捍患之責，倘因循怠玩，使民有漂沒塗炭之患，視決水放火者，厥罪維均。

案杜基為洛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放火，焚死數人，緝賊未獲，忽一人踉蹌至縣門，馳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賽李逵，即殺午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劫財物數百千，因放火焚之，令人不疑。其時正欲脫走，晨出道德坊南行，見有火六七團，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遮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團，直蕪心中，乃自旋繞，驅入縣門，知必不免也。杜即遣差飛拏同夥，見五人在寓，神色如痴，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刺有斬犯二字。嚴刑鞫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曾盜河工樁木，致隄潰決，淹斃居民，官司獲住，擬斬監禁，乘便越獄，復與賽李逵同夥。杜以決水放火，害及多命，與尋常殺人不同，奏請律例。



堪嘆狂夫妄意為不
循古法逞才思。後人
羞比前人勝。孔聖而
今未足奇。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設施。小而一身一家之所措置。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彼嬖人之功者必巧計敗壞之。前人朝畫夕籌。考古證今。費多少心力。然後定為規模。乃欲敗其功。並規模而紊亂焉。其人可勝誅哉。

案前朝成坦道。小有才具。執傲任性。為郡守時。往往變亂前人之法。自以為能。郡臨洞庭湖。居諸屬上游。每當夏秋。湖水泛漲。無處宣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濬引河。以備宣洩。又建滾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若陡遇暴雨。則去壩使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傷。然害小而利大也。成到任後。至壩上踏看良久。笑曰。水直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是誰建此壩。開此河者。而使鄰河田畝。屢被水患。百姓屢受饑溺。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汊。盡行堵塞。改建隄。工引河洄出。招民佃種。且立石碑。以誇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有教諭周見先。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畢力圖之。明公一朝去之。紊亂規模。倘遇暴漲。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為魚鼈矣。成叱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勿復言。周不敢再諫。是歲立秋後。靈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堤開挖不及。下

游諸邑。人口廬舍牲畜漂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規隄。蓋作隱語以罵之。

附昔襄朔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眾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先乃以賊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被擒。倘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後為業兵鬻食。斯須而盡。感應篇集註下同

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為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前之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罷僧孺。

宋初營築京城。趙普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為然。自取筆塗之。以一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為不宜於觀美。及蔡京當國時。奏廣其規。乃改而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至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植砲於四隅。隨方而擊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悟太祖遠見。非趙普等所及。共恨蔡京父子。誤國病民。後蔡氏盡殲。無噍類。



一端之善。可以資生。
一物之用。可以見性。
中損壞。有技難呈。反
而自念。是誠何心。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為物雖微乃用所必需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使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更有因此而饑寒隨之貧病迫之功名阻隔錢財喪失造孽豈淺鮮哉

案太倉沙溪鎮富民沈姓根戾不仁有同畝者必佔過其界而奪之網罟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侵己之利也隣有劉智全父子俱業雕工技藝既高其刀具皆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造客廳廳募劉於梁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冀得重酬沈薄其植劉與之爭沈懷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募董其事給銀定日興工沈暗使人偽為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即逸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具全無又係異鄉不敢與較遂為散作以償前值工畢垂翅而歸囊無一文父子仰天太息每自呼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之所為也沈作惡日甚一日其子婦諫曰翁之孽深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致干天罰爾惡口咒翁罪莫大焉不孝之婦留爾何用遂婦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

婦於林間躲避。遙見一龍赤鱗朱鬣。乘黑雲入其家。席捲震蕩。一切家產毫無所遺。合家長幼俱死。子婦歸母家獲免。後以壽令終。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人乎。

附浙江有二士同學。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人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完。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禿穎生竟獲魁選。勸善錄

南城貢生萬人文喜植德。乾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誦。刻成購紙。召募浙灣匠人某。在寓刷印。匠竊紙匿他所。萬未之覺也。一日赴寓促工。匠見萬至。忽昏聩跪階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刷經若干卷。致不能廣勸化。現被神譴。罪當死。語竟而亡。萬氏諸子姪。皆目擊其事。同告子者。壁潛老人鄧滌識。感應堅信錄。

左右誅心伺鬼神。非關苛責下愚民。一人一卷各遷善。從此人間多善人。徐太

太上寶筏圖說

見他榮貴二句



人生榮貴總由天。似
斗並存肘後懸。冰
炭若能如我意。彼
蒼默然總無權。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註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譴隨之。所謂小人枉自吃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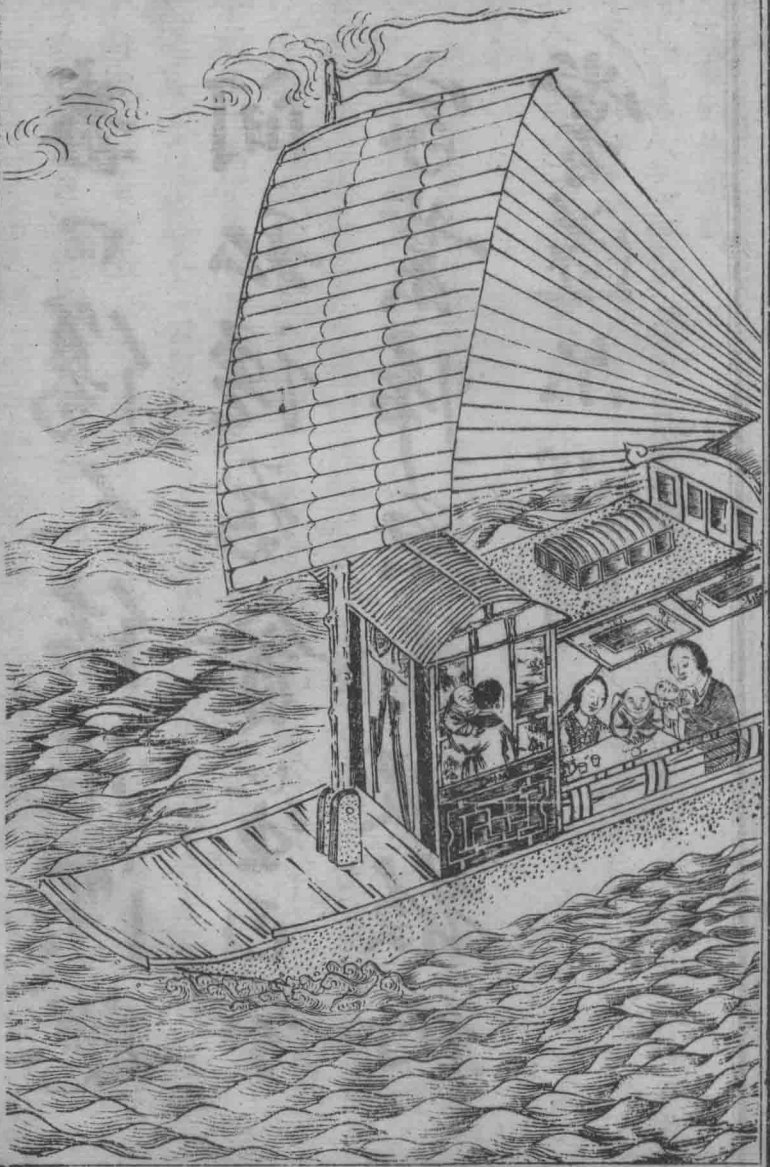
案吳耀宗與詹爾選同里同學。文亦相為伯仲。二子交情甚厚。詹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詹。處處與之為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誣讒之。詹念前情。且已分雲泥。付之不較。一日詹選河南理刑。傘旗至吳宅辭行。吳益懷妬忌。時適有言廣西右江乃烟瘴之地。仕宦到此。竝無生還。吳乃為文禱於城隍。求詹速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詹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禱神之事告之。詹笑曰。昔王博文為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擇善水土處。真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禱。此等妬忌小人。何足為較。後詹服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貢。聲家資。賈緣。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處未定。詹言及其禱神前事。尚書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

能攜妻孥。隻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蠱脹病。服藥不效。而卒。骸骨不能歸葬。遂為客鬼。觀此。則願人流貶者。徒自喪心術。招惡報耳。於人奚損乎。

附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忌子儀。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罷郭兵柄。居於京師。魚又與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竄逐。帝疑未釋。郭憂其會吐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感應篇集註

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即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言。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即發。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適逢其會耳。設使適逢其會。能不肆其毒害。如李符乎。故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勘之。如願人有失。願他破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此義。

王博文為政平恕。常謂其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吁。此真仁人之用心歟。



毒口傷人結恨深。總
間私語為貪婪。已分
家業歸原橐。破散何
嘗遂尔心。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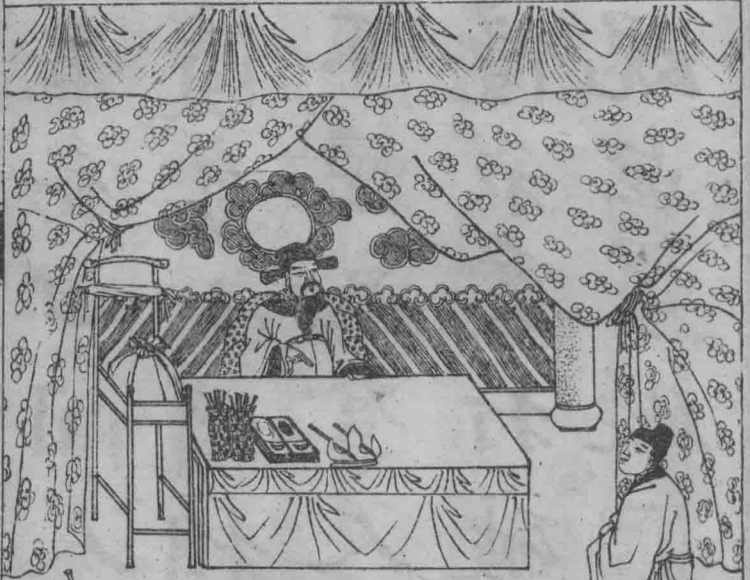
註此言妬人之富也。人之富有。乃其福命。或以行善而致。或以節儉而成。於我無與。何可忌妬。即使富而不仁。彼自有報。我安得從。傍生惡念耶。何不反此一念。願天下人人豐足。成一大有世界。我與人共享昇平。豈不甚快。同一意想。此則天堂。彼則地獄矣。

案本朝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妻妾。公屢諷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一半與其弟。一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陞戶部。命弟備禮物。帶往京中。送人弟在己篋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絕戶無子。我僅得家財一半。還譏誚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他所有之資。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遂我志。尚肯將分定之物。為伊裝臉面耶。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過窗下。語語聽見。而老絕戶三字。尤傷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之日。夫人推病不行。俟公行後。乃大出資財。遍選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五人。覓舟親送至京。時公與客鬪。葉子戲聞夫人至。不覺大驚。墜葉於地。至輿前迎接。握夫人手曰。何不同來。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為君送妾來也。公不知其故。不敢答。安頓行李畢。令五妾出拜。皆端正好女子也。公狂喜不禁。惟感荷。

而已。夫人撥房舍五妾各居。按其經淨時。挨侍公寢。期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公向苦無嗣。今則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攜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欲捨我而去乎。夫人曰。我有積忿在心。數年不忍言。今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遂至家。遍請親戚。召叔嬭責之曰。爾一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爾兄螢窗雪案。我淡飯黃齋時。爾夫妻安在。幸享我現成之福。反罵我為老絕戶。又願我家財破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天道不容。我聞兄無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爾何得侵佔我產。乃憑眾將向所給者。盡行收回。叔嬭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婦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附昔有趙吳二家。久為比鄰。趙頗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必敗。吾輩可拭目待也。後趙之子精明強幹。家業依然。吳流落他鄉。無聊日甚。晚年子身獨處。趙以舊鄰稍為周濟。吳究不免饑寒。感應篇集註下同

周義夫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嘗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識之登第。適為本路漕官。覓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



我勤世間人。貪淫如借
債。妻女暗相償。你賴他
不賴。我奪人之歡。人亦
侵我愛。打破此迷。潤夢
魂。無罣礙。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迷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集。陰律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蓋此意也。

〔案〕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蕭條。門首開雜貨店。覓蠅頭餬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育民者。家業甚豐。酷好女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為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目下正覓夥計。君肯爲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

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豈價甚昂。我與兄共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河口縣。泊舟石鍾山下。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淌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溽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攬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沈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迴思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紙筆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

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跪地索命。陳神色如痴。供吐不諱。遂擬抵牾。氏嘆曰。我以顏色殺二夫。何以生爲。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之子。爭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附冒起宗。揚州如臯人。字嵩少。萬曆丙午。列子衿。每晨必莊誦太上感應篇。曾拒

少艾私奔。戊午。抱河進闈。神昏眼眩。不見卷格。率爾走筆。出闈不記一字。中後見墨卷楷書勝常。始信神助。己未春官下第歸。發願增註感應篇。念好色損德尤

甚。士人多忽。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貞淫報應稿。脫則焚之。神前時佐

寫者。乃其子襄業師。南昌羅生憲。嶽也。崇禎戊辰。冒北上。羅別冒八載矣。是年正

月二日。夢入澶第。有黃衣老翁中坐。紫衣少年左右侍。俱飄然道裝。翁袖

出一冊。顧左者曰。爾誦來。羅諦聽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翁曰。該

中。旋顧右者曰。爾試咏詩。應聲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

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咏畢。翁笑而去。羅醒作書並詩。報冒公子公允曰。尊

人捷南宮矣。惟榜花二字不解。恐誤聽之。揭曉果中。越一日。冒詣其友陳宗九齋

頭。偶展開類書。即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曆中。禮部放榜。姓稀僻者曰榜花。而冒

實應之後擢官副憲羅生亦舉於鄉棘闈勸戒錄

徐太史曰。試想沈疴臨闈。身且不保。何有於名。冒之定數。似非戊午鄉榜中人也。中矣。而蹭蹬公車者十年。冒之定數。又似非戊辰會榜中人也。乃一於闈中。神助一於榜前。夢示。非由二十年刻厲持經。初終不怠之爲轉移哉。益信。文帝云。士子有志功名。不僅在幾篇文字用力也。

漫詡風流列泮宮。青衫翠黛兩成空。琴心多被相如誤。休怪歐陽勒帛紅。徐太史詩

貴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請真人上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該中。因盜

嬖母革去。起告生。生曰。無此事。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嬖母貌美。

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人鑑下同。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園。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

以青衿終老。毛怏怏歸寓。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屢拒焉。後復見范。

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有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昔蘇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臭皮囊。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

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發人深省不少。

太上戒淫寶訓十二則 願效集

處女一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污垢。是以片刻之淫。壞盡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暗傷體面。夫家三代。現受醜名。淫惡多端。此爲最重。凡有良心。首宜痛戒。

寡婦 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囑咐悲傷。而欲其爲我守節。不墮門風。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朝廷必建坊立石。以旌表之。若誘而淫之。死生契濶之約。敗於俄頃。霜貞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而死者亦痛憾九泉。此件淫惡。極爲深重。慎勿移情。致干淫禍。

婢女 三人爲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爲主人者。當如己女看待。勿行污辱。若以盆裏食。階前草。隨身近便。恣意淫慾。且久遭幽閉。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

僕婦 四人爲義僕。妻爲義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觀妻色。既入淫局。必至成姦。且有母女盡遭淫玷。姑媳並無完節者。試思我既不正。彼亦無良。上干名分。種種叛端。由此生。種種醜行。由此起。奉勸世人。亟宜猛省。

乳媪^五 人皆愛護自己子女。乃乳媪舍其子女。鞠我嬰孩。豈忍借我嬰孩。傷其大節。況媪在我家。夫守空舍。彼其意中。難保妻不失節。而永夜淒涼。未嘗不自羞而自憾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

人妻^六 世間不正之事。勾引起於男人。或瓜葛戚屬。不禁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聞見。總當以禮自閑。不可毫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頓起淫思。遂爾設計。施謀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尤爲顯著。此等報應。尤爲迅速。何不返己自思。急早痛改。

娼妓尼姑^七 娼妓爲淫賤之流。此輩何言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執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狐媚動人。小則耗費貲財。大則染毒致病。真陷人深坑。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永斷情根。若加淫蕩。不惟自干陰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

妾^八 古人娶妾。特爲嗣續計也。蓋得新忘故。有負糟糠。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妬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爲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視女子之終身。如同兒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

正心術九人之干犯淫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循禮法持身以正先能不愧刑于御下以嚴且又無慚家法暗室自處不動淫思夢寐神魂亦無邪見則志氣清明無憂外誘

燬淫書十大凡淫詞艷曲最壞人心術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賣俏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彼庸夫俗子遂爾誑惑而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竟同禽獸尚其早戒以正化源

交遊謹慎十一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羣結黨勾引姦淫或獻媚取容行謀進寵此雖自無把握實因若輩贊成如此宵小急宜屏絕

斬子嗣十二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醜聲易播上則辱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真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已經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娶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同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爾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曷不早觀淫戒

... 子 ... 人 ... 三 ... 以 ... 其 ... 意 ...

... 之 ... 山 ... 以 ... 其 ... 意 ... 不 ... 亦 ... 商 ... 主 ... 不 ... 亦 ... 亦 ... 亦 ...

... 不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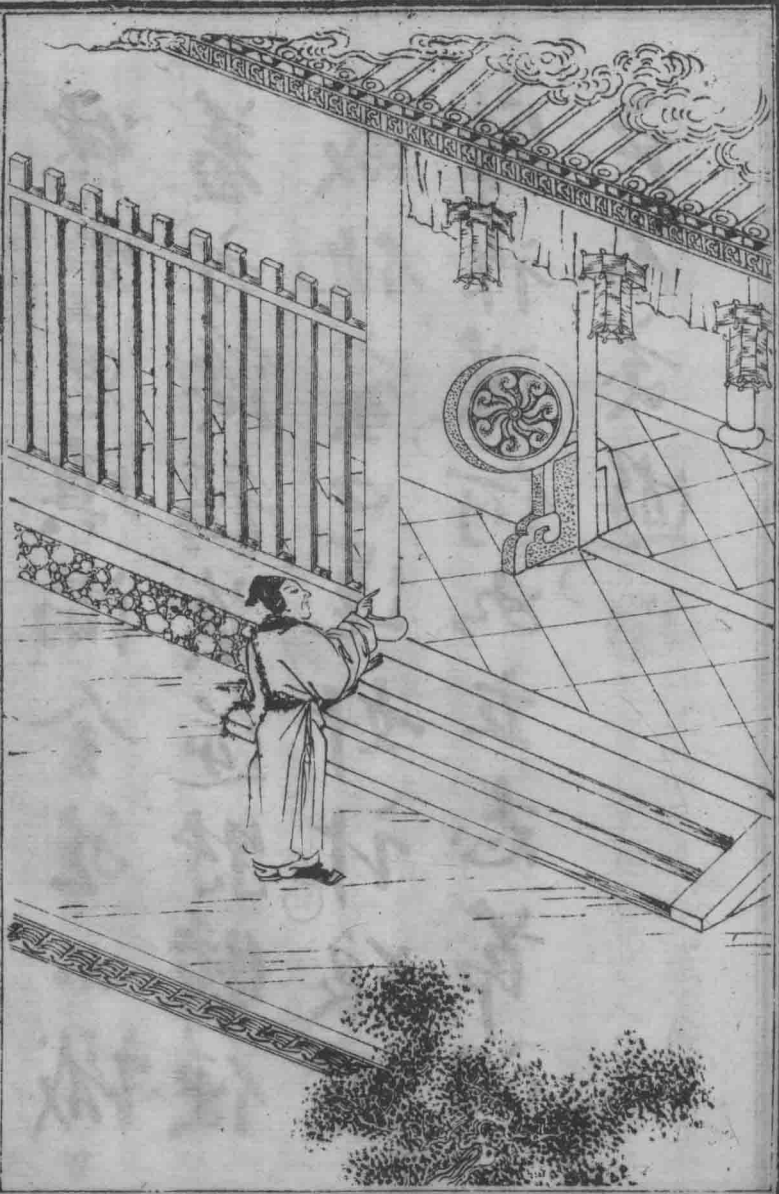
負人財貨願人止。只
道人止。永不償。誰料
反牛填宿業。毒心惡
口自招殃。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註貨是器物財是銀錢。負者借用久而未還也。欠人債負目下無力當思勤苦蓄積以償之。若以未償之故至願他身死以滅其迹則良心喪盡矣。現世便是豺狼來世難逃犬馬。

案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商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具香燭詣二郎神廟祝曰。聞洪某客斃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禮酬神。如係傳言之訛。望神顯靈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躲避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染時症身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驢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鞭之乃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千。今已還完。要到洪成裕家變牛去矣。鄰衆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又隨畜道答曰。我欠伊三百千。不合向二郎神前願他身死。毒心惡口與禽獸無異。故罰變為牛。為伊耕種十五年。臨老受屠宰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償。庶得減罪也。衆奔告其子。不信。親問之。驢仍述前言畢。立死。子乃具本還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舍間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即查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一半給田之子。以體父志。一半施寺僧為。



慾壑思填滿。全然不識
羞。方纔稱莫逆。轉瞬便
成仇。蜜口逞奸計。狼心
肆詐謀。何如立志節。閑
戶不交遊。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註干求如求陞遷求財物求宥免求情面之類。不知愧恥。仰面求人。已非美德。縱有不遂。當以義命自安。若肆其毒心毒口。妄生咒恨。觸鬼神之怒。災及其身。咒人自咒。往往有之矣。

案海甯王西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妻孥共卧土炕。閉門待斃。有老友鄉黨三。適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聲息俱寂。呼出問之。大生憐憫。身邊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深通數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主帥題授同知。數年陞大位。為顯宦。族眾到任。所干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量其豐盛。各為資助。有遠房族姪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留住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為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方足用。王笑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之力量。能辦此否。不允其請。時王一子歿。姪出署。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爾無子。絕嗣。猶慳吝。吝薄待本支。但願爾生生世世。俱是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遣人回籍告廟報喜。族眾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遂向年贈金老友首座。對眾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告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本本之誼。

安在。若非鄒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僥倖居官。君輩到此。雖未飽囊。亦無虛回。還咒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鄒爲壽。姪慚愧連夜遁去。

附宋盧某懷百金餽王文正公。求爲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咒詛公。忽夢神叱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感應篇集註下同

韓侂胄。因以擁立甯宗爲己功。求節鉞於丞相趙汝愚。汝愚不許。遂怨望內文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於京鎧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遂罷相。侂胄因相進太師。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開釁邊陲。用兵不息。江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惶。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請旨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誕辰。大燕。至五鼓。夏震擁侂胄至玉津園。擊殺之。

陳仲微任莆田。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曲在浮屠。他日過寺。見鐘上冤單。係旦暮罵詈語。微自思曰。吾何心哉。神鑒之矣。詰朝寺僧暴疾而卒。

太上寶筏圖說

見他失便二句



翩、公子姓名揚立
散千金美玉膏。一旦
羞囊渾似洗。舊時
狎客返郎首。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註人生百年誰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為數之已定或為變之偶值若見人遭此即摘他平日短處謂宜有此失意事是不憫其災而且幸之不恤其患而且快之存心如此豈長厚之道乎

案昔有費公子其父為顯官遺產鉅萬費賦性豪華不善營運門客吳廉極意奉承嘗呼為信陵孟嘗豈知財如流水會有涸時不數年家計全空向之富貴公子變為貧窶寒士破衣敝履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廉並不謙遜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嬉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儉無時悔令先尊遺業甚豐因君為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因好撐臉面以致蕩產並非不肖嫖賭有玷祖宗爾昔為吾狎客嘗呼我為孟嘗信陵今乃為此言真反覆小人拂袖而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徧滿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蔭選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郡守回鄉祭祖依然富貴矣賀客填門惟吳廉躲避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之一激我志類氣憤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酬謝但爾前此席間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之時何以不說

處順之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嬉笑爲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敢見矣。吳廉懷慚而去。自是不齒於人。

附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固以黨憲故。竟拷殞獄中。視遷之宮刑更甚。范曄作後漢書。論班固身陷大戮。智及而不能守。乃曄以謀逆故。竟殞厥宗。視固之得禍更慘。然則前人之事。豈可以成敗輕議之乎。

感應篇集註

咸通中。邠國杜悰。節鎮鳳翔。荆南廉訪使秦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感可凌。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汝鳳翔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節之日。已忝分符。比從荆南來。遽難趨伏。階下。悰怒。乃劾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朝廷勅悰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悰大駭。疾發。未幾死。

同上

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隣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隣人復詣之曰。想爾惡更極耶。又見其族兄。遇歲考。列四等。生即指之曰。文實荒謬。安望優取。不一科。生歲考。竟列五等。族兄亦詣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述之以爲笑談。此生竟無顏對人。覺世篇註證。



不幸天公賦陋顏。自
家覽鏡亦難堪。旁人
何用生非。吸積恨他
年。重似山。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註〕人生四肢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矜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訕笑之。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乃取禍之道也。

〔案〕孫元功貌最劣。縮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薦。人以其品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作俚語嘲之曰。縮頸渾如鷲。跚行宛似鵝。何來孫行者。僥倖占巍科。更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詞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兩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赴京會試。郡守李令言戲之曰。君非介胄士。奈何具封侯相。耶衆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累官淮南正轉運使。前郡守時爲副。相見頗識面貌。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臺。非昔比矣。元功答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戟荷戈。封侯之事。恐負君望矣。郡守忽憶。愧謝不已。元功付之一笑。後位至兩府。致政回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避而不敢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懼欲死。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見他才能一句



握髮吐哺。雅量宏好。
賢千古。羨周公。後人
不踐前人迹。一見才
能便不容。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註前曰貶正排賢專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才言。又曰蔽人之善挫人所長。泛指常人言。此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亦指用人言。然貶與排者其人已進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不許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細味經意賢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量各有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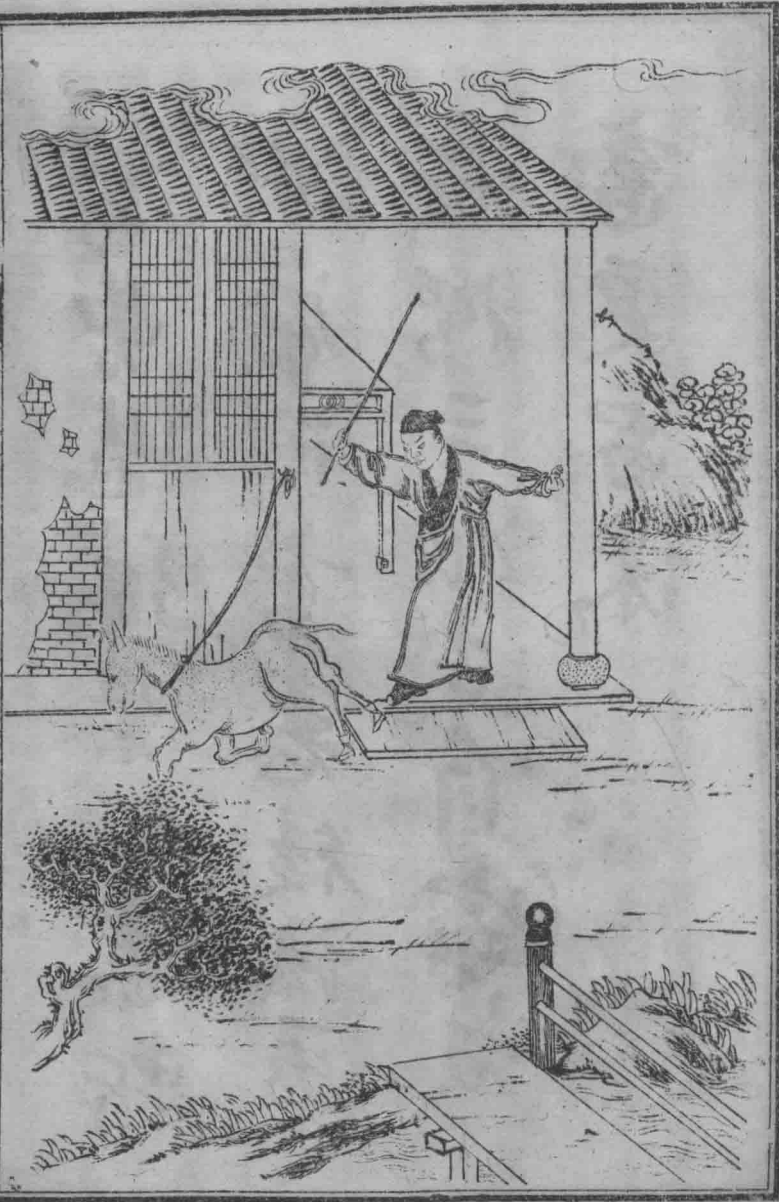
案前朝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爲經畧使點監軍爲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威名赫奕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隘疎而無備。監軍平治道屢獻奇策擯棄不用。惟倚武弁余陞文員劉汝礪爲心腹凡事信任之。二人恃寵驕矜目中無人忌監軍之才在某公前共詆毀屈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事事掣肘。一日監軍欲見某公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巡防皆切中時弊候謁三日闔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一同進見俟二人言畢緩緩敷陳某公瞑目不答半晌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朝廷糧餉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微哂之。二人亦相幫而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乘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損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參將某公疏防玩寇倚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公革

職戴罪立功。卽陞監軍。爲經畧使。到任之日。余陞披胄負弓矢前驅。劉汝礪望塵俯伏。監軍顧而笑曰。二公來耶。何勞重禮。二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蒙重用。

附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縻以官。尋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臏計。直趨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臨夜萬弩俱發。涓至樹下自刎。列國志節錄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獲見。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乃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云。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之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者。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公所容。公竟薦用之。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楊敬之愛才公正。一日贈項斯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蓄曹造律禁妖書。斬
決嚴刑剪惡徒。試取
板橋三娘子。自家反
畜更雷誅。

埋盡厭人

註厭制也。律載盡毒魘魅，斬決梟示，常赦所不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主之埋盡厭人者，以小人操殺人之柄，墮其術中，死而不知陰毒甚矣。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免於冥報乎。

案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容色，家多驢畜，不索重價，人爭買焉。一日有少年子，與眾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溺，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潛往從窗隙窺之。三娘子赤身披髮，從地下挖出木人木牛，犂鋤碾磨皆具，仗劍作法，用水喫之，人牛俱活，駕犂耕地，須臾佈種，吐花結實，得蕎麥斗餘，又令木人磨麵，畢將各器仍埋地中，就寢。少年驚懼而回，天明眾客皆起，三娘子出蕎餅供客，少年不敢食，別眾先行，望見眾客食餅畢，皆伏地作驢鳴，立變為驢。三娘子盡驅入廐，少年思此婦毒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誘，乃覓近寓，預治蕎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暮夜投宿。三娘子歡然相接，問用飯否，答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為餉，復入取茶，即以行李中之餅潛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曰：此餅粗，甚不美口。我行李中有餅，較此頗佳，取以相敬，何如。三娘子不疑其給己也，乃食之，食畢而驢形現，少年笑曰：

彌今日亦嘗此味矣。驢始甚蹶劣，不服收管，繫之柱上，鞭之，乃彌耳聽用，騎往買。易至臨清，有老人見而笑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驢，今自變，盡人適以自盡。但罪大惡極，若隨君善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乃從口邊摠下驢皮一張，三娘子得脫，仍至板橋開店，後為天雷擊死。

附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夢於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申雪，某命未合盡為奴婢所厭，倘密選健卒往擒，必不漏網。宅堂簷東首第七瓦墮下，有某形狀，可搜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即於次日往捉，盡捕諸奴，向堂簷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為肉，叩之有聲。縣遂申府，皆處極刑。彼徒以利竊之心，害主人之命，不過思免罪生前，孰知報於死後。奴婢害主，其罪曷可逭哉。感應篇集

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銅人，身被極桎，背書高駢姓名。是以高駢每為用之所制，噫，高駢既為所制，用之奚為？又及於戮，當知埋盡魘人，未能害人，適足自害，即能害人，亦自速其禍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感應篇集註

吉州術者王名萬里，善幻術，宣慰司奏差王弼常折辱之，萬里志甚，因以術厭弼。一日弼夜坐，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遣害公者，見公誠謹，不忍。」

侮公今欲乞公申妾冤。妾乃豐州府周和鄉之女。名月西。因母病篤。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妾生命。行咒禁之術。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髮。及五官五臟之屬。粉以爲丸。咒之。復束紙以爲人形。百端役使。稍違。卽以針刺痛。苦不可言。弼乃聞之。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曾殺二人。搜邪囊內。果有三人指髮。乃殺之。同上

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皮根飲之。卽吐出蟲。無不愈者。

李晦之云。凡中毒者。以白礬芽茶搗爲末。冷水飲之。卽愈。又治蠱毒。用芫荽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同善錄

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令治之。不得其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蝟獸類。遍身有刺。如栗房。蓋卽山中之刺鼠也。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盡爲蝟擒出之。附錄解蠱毒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或合升麻鬱金丹服之。不吐則下。見廣東通志九十八卷。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神樹枯時愛女亡。夢
中一斧足相償。若非
田姓先生救。殞玉埋
系在左廂。



用藥殺樹

註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至樹木年久。或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夫伐且不可。況用藥以殺之乎。殺之者。或係他人之樹。樹主與己有隙。或有礙己之風水。不便明伐。陰謀以害之。存心既毒。必招惡報。

案唐朝節度齊國輔。有女嫁防禦使周顯。顯赴京朝覲。妻懷孕待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榆樹一枝。合抱不交。多黃蜂。節度恐其擾人。命用火藥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戕。要在此處棲止。又遭爾生。產污穢。宜速避。次早女以告父。節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斧乎。忿恨而去。女懼。欲移右廂。節度知之。白臨募之人。豈可動勞。重責諸婢。乃止。是夕。節度秉燭仗劍。在中間看書。夜半。聞女有哀呼求饒之聲。趨視之。則頭顱有斧劈痕。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拘。致女非命。厚殮之。俟壻歸安葬。時周顯朝覲已畢。回至汶上縣。見一家籬門外。有婦人。宛似其妻。問諸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冥司查案。妾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爲樹神控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有田先生。懷抱異術。君求之。

必能見援。先生之貌固不稱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之相拂。妾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顯大驚駭。在近村住下。訪問田先生。授蒙荒寺。乃具衣冠往拜。眾徒云。先生出食未來。稍刻。見一人穿藍縷衣。面目醜陋。曳敝履而至。顯叩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寄食村農。豈有驚人本事。君誤聽矣。顯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痴人。喝令眾徒唾盈面上。顯不敢拭。哀告如故。先生又命眾徒拳脚亂打。顯忍痛叩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散生徒。攙顯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救。遂設位面南而坐。令顯下跪。顯恍惚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纛。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顯至案前曰。君事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速拘樹神。須臾眾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合供世間炊爨。縱彼藥殺。與齊氏何涉。神叩頭認罪。先生曰。吾已斷齊氏還陽園之左廂。永為爾之香火。兩冤可釋也。眾俱拜服。顯醒。仍跪斗室中。先生曰。蒙君下顧。幸不辱命。賢夫人。吾已令人送歸。君回即生矣。顯兼程到家。盡以其事告節度。開棺而齊氏果活。重諧伉儷。以左廂奉樹神。題曰瑞樹大王祠。



報師難盡是師恩。天
地君親道並尊。賊禿
名端生恚怒。樹中枵
腹作飢魂。



志怒師傳

註前云慢其先生兼諸尊宿言此云志怒師傳專指請業者言而志怒之罪更甚於慢。志藏於心怒發於外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凡有所教當虚心受之。卽師或有過求當念成我之恩不可悖逆。若加以志怒則鬼神不宥矣。

案常州淨因寺有僧大省性頑劣師智圓屢訓誨之因懷恨在心侮弄其師無所不至。智圓好潔床蓆間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熟睡以糞汁塗其鼻。智圓醒聞有臭氣四處展抹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又寺廁邊有枯樹一枝智圓常以手扶樹大解大省從根鋸斷覆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墮入廁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爲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若我爲之死後落餓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裝惡像以唬其師。智圓無奈另遷別寺。大省乃得舒暢暗賣院田圖作還俗計。其徒恆心尤狡獪。知大省素慕周姓之妻乃與周計曰吾師現有賣田銀二百兩若設美人局誘之可探囊得也。周應允。故令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挑之曰屢欲邀師到寒舍便齋奈拙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願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遂落套中。見周曰君何不出外生理。株守奚爲。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

周卽束裝登程。妻設茶菓邀大省見面卽欲無禮。妻以計脫。忽聞叩門甚急。是夫聲音。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櫥。加以鎖。夫入曰。適聞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奈只得歸家。至次日午後。大省腹餒欲死。聽其徒來。周家問曰。爾見吾師否。昨日早間出門。至今猶不見回。未知何適矣。周命妻至廚房煮茶。自出外買菓。大省於櫥縫中。張見恆心。呼至前。囑令設法速救。須臾周回。恆心欲買其櫥。周曰。櫥內有怪。須銀二百兩方賣。若無此價。則放火連怪燒死。恆心如數交銀。暗中平分。將櫥擡去。大省饑已兩日。又受無限驚嚇。出櫥卽昏暈。點水不下。是夜隕命。應餓鬼之誓。恆心得銀。嫖妓。被官查拏。斃諸杖下。

附錢塘都姓者。資性頗敏。受業張某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等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脩脯數金矣。捲書徑去。次日繙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蓋天地君親師五者並重。無犯無隱。慢且猶不可。況恚怒乎。新安汪會道。性多穎悟。過目成誦。八歲能文。然事師傲慢。一日獨坐書齋。目中忽躍出一鬼。指汪曰。汝本大魁天下。因汝藐視師長。上帝削去祿籍。吾亦從此去矣。次日繙閱故書。茫然不能成誦。覺世篇註證



父兄如天地。承順望可
逆。不孝不弟者。禽獸之
分。眈。王法所必誅。天雷
所必擊。人若不信斯言。
請觀磨盤血跡。



抵觸父兄

註抵者作事悖逆之觸者言語干犯之父兮生我等於天地兄係同胞列在五倫若抵觸之則與禽獸無異王法必加雷霆必擊可勿懼乎

案村人温五每行橫暴不孝其父常毆其兄兄係鄉愚孱弱無能不敢與較挈其妻孥居遠村避之五猶時至其家或索酒食或貸銀錢稍不遂意則兄嫂皆遭凌辱一日天雨五呼其父上街買饌父欲行則苦地溜不行又恐觸五之怒乃宰其自養母雞以供之五率妻子圍坐而食並不留餘以與其父鍋中尚有殘汁父私取食之五嗔其口饑肆口謾罵將湯飯傾入廁中父跪灶前泣訴五怒曰爾咒我耶我何畏哉父抱孫嬉戲偶失手墮石臺基上傷額五遂持棒行逆父躲入牀下五連床擊碎父呼號求救聲達四鄰皆閉戶不敢管時值初秋夜起暴風地震五恐屋倒携妻抱子出外尋避處父老不能走拉其衣曰兒救我五推其父跌於地與妻子行至巷口巷兩邊砌大石磨五方至磨側地復大震巷牆傾卸石磨對面磕下將五與妻子攔腰夾住牆上磚瓦如雨下將三人打爲齏粉視雷擊尤甚至今磨上血跡猶存人皆以爲不孝不弟之報

附錄勸速戒罵人娘母口過消劫真言 三衢最樂居士刊送

罵兩訶風定干天譴罵人傷母必有天殃罵人之娘人亦罵其娘是罵人適以自罵也夫人縱得罪於我其母未嘗得罪於我胡乃出口傷人牽連其母置人於不孝之地陷己爲忤逆之徒是禽獸也難免戴角披毛知父母乎方許頂天立地及時痛改盡懺前非隨地勸懲請觀後效

母氏劬勞德莫忘如何開口罵人娘人惟習慣干天怒大劫臨頭定降殃 其一
人人有母人人敬誰忍罵娘誰忍聽明明罵己說罵人痛改此言思孝順 其二
記得孩提喚母時終身孺慕敢忘之罵娘到處成風俗故犯明知悔過遲 其三
父罵其兄弟罵兄傷天害理悖人情不堪入耳言難述最是孩童出口聲 其四
未必人人皆不孝未必人人皆不罵皆罵皆爲不孝人莫怪天誅皆慘報 其五
傷人父母是何心果係傷心戒自今習俗移人賢不免任情笑罵禍來臨 其六
罵到口頭心要想得罪於娘切莫響各人自戒自消災罵一聲來一巴掌 其七
勸戒此言天下傳一時懺悔滌前愆人知不孝皆知孝感召祥和萬萬年 其八